

通經義疏

卷之丙



論語義疏第三

公治雍也

梁國子助教吳郡皇侃撰

公治長第五

公治長者孔子弟子也。以篇明取無明君賢人獲罪者也。所以以前者言公治

長。金在枉濫。釋而為聖。師證明。若不近仁。則曲直難辨。故公治次里仁也。易正義云。此篇大旨明

賢人君子。仁知剛直。以前篇擇仁者。之里而居。故得學為君子。即下云。曾无君子斯焉。取斯是也。故

次里仁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

公治長弟子也。可妻者。孔子欲以女嫁之。故先評論云。謂可妻也。

也。正義云。綱女於人曰妻。孔子評論身。子公治長德行純備。可綱女與之為妻也。金在縲紲

之中。非其罪也。既欲妻之。故備論其由。來也。釋黑索也。紲。黑索也。古者用黑索。繫手。繫人也。

治長賢人。于斯。經在濫。在縲。紲。中。金。然實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評之。既竟。而遂也。故

按章明才。孔公治長。不。幸。而。以。罪。自。入。未。省。也。何。足。以。為。原。文。王。囚。美。言。安。同。之。

殷湯拘箕子其妻文王拘箕子九子皆陳蔡間也

縉也又名闈也。○正義云南宮字子容者此家語才于篇文也。案史記才子傳云南宮括字子容齊註檀弓云南宮縉孟僖子子南宮闈以昭七年左氏傳云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共夫子以使其妾仲尼以南宮為氏故世本云仲孫纘生南宮縉是也然則名縉者括又若闈字子容氏南宮本孟氏後也。不廢言見任用也。然昔取講說好評公治南宮德有優

為故女妻有已女兒女異侃說二人无勝負也美舒隨世乃為有智而狂豈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治為方也。以已女妻公治兄女妻南宮者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妻非一也。在女耳則可無意其間也。

子謂子賤也

弟于密不齊也。○昂正義云案家語才子篇云密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

孔安國曰子賤魯人

說苑子為學父年所事者二人所見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人皆教子則以成人之

此為單又宰有才知仁愛百姓不忍欺也故孔子大之也

君子哉若人。通此所評之重也。若人如計人也。言子賤有君子之德故言君子哉若人也。

曾無君子者斯取斯。○昂正義云取斯又義曾也。取安也。言若曾無君子之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之。

安得取此。君子行而學之乎言。由曾多君子故子賤學而得之。

苞氏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曾無君子之賤安得

取此行而學行之。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貢聞孔子歷評才子而不及

如子曰汝器也。孔子答曰汝是器用之人也。

孔安國曰言汝是器用之人也。

子貢問曰何器也
曰瑚璉也
器有善惡猶未知已
曰瑚璉也
此器定器
有善分也

夫子曰玉之珩也
石之璣也

曰何器也
器有善惡猶未知已
曰瑚璉也
此器定器
有善分也

瑚璉者宗廟寶器可盛黍稷也言汝是器中貴者
也或云君子不器者用必偏瑚璉也貴而為用不
周亦言汝乃是貴器亦用偏也故江慎曰瑚璉置宗
廟則為貴器然不用於民用也汝言語之士求備
廟則為家秀然未必能幹煩務也器之偏用此其貴
者猶不足多况其賤者乎是以玉之珩石之璣
君子皆不欲也
苞氏曰瑚璉者黍稷器也
同盛黍稷
復曰

瑚璉曰璉
講禮記云夏之四璉殷之六璉今云夏
璉殷璉講者皆云是誤也故宋肇曰未

詳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
然夏殷各一名而
其形未測及周則

兩名其形各異外方內圓曰簠內方外圓曰簋俱
容一斗二升以簠盛黍稷以簋盛稻粱或曰向曰子
貢周人孔子何不云汝是簠簋而遠舉夏殷器也
或通音曰夫子近捨當取而遠稱二代者亦微有

旨焉謂湯武聖德伊呂賢才聖德則與孔子不殊
賢才與顏回豈異而湯武志奄伊呂為阿衡任
而孔子布衣洙泗顏回輩孰隘巷論其人則不殊
但是用格不同耳譬以器用則一而取有廢與
者也○曷正云素明堂位說四代器云有虞
氏兩敦夏后氏四璉殷之六璉周之八簠註云

皆黍稷器制異同未聞鄭注周禮舍人云方曰
簠圓曰簋如禮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璉而包
咸邦玄等注此論說賈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及曰
璉殷曰璉或別有所說或相從而誤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或人曰才子非雍甚有仁德而
不佞佞媚求會也○曷正云

云佞口才也或有二人言於夫子曰才子非雍也
有仁德而口无才辨或人嫌其德未備也子曰要用
佞者夫子語次人言仁人安用其佞也禦人以口才

捷給屢致憎惡於人謂教為人所憎惡也不知其仁
要用佞者言佞人詭教為人所憎惡則
不知其仁有仁德人反去用其佞耶

子貢明仁不佞

口福之川古福之接
聖人不用俸者明
又云利口西復邦家
亦之木訥者近不
云在案也

馬融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也

子曰要用佞 或人言人生在世備 御人以口給

屢憎於民 更就佞人言為思也禦猶對也給捷也屢

人所憎 數也言佞者口辭對人捷給无實則數為 不知其仁也要用佞也 憎佞為惡深故

孔安國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為民所憎也

○昂曰云云案九傳云寡人不佞服虔曰佞口才

也亦不才者自謙之辭也而計云要用佞御人以口

給屢憎於人則佞非善言而以不佞為諫者佞是

口才捷利之名非善言也稱但為佞有善有惡

耳為善捷敏是善佞稅或是也為惡捷敏是惡佞

即遠佞人是也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

多情或不佞故云要用佞也

子曰不才者自謙之辭也而計云要用佞御人以口給屢憎於民人所憎不知其仁也要用佞也

子使漆彫開仕 孔子使漆彫開仕 對曰吾斯之未能信也

也者師稱吾者右人皆然也吾言已學業未熟未

能究習則不為民所信未堪仕也一云言時君未信

信則不可仕也故張憑曰夫君臣之道信而後文者

也君不信臣則無以授仕臣不信君則難以委質曾

君誠未洽於民故曰未信也 孔安國曰開弟子也漆彫姓也

開名也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也

子悅 孔子聞開言而悅也 道深不深 究治道以此為政不且使民信已孔子悅其志

道深不深 於榮禄也 鄉玄曰喜其志道深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桴者編竹木也大曰筏小曰桴孔子聖道不行於世

程子曰海之深傷天下
無以居也
東有九夷一玄元
三氣三島四洲
諸島更六家
七末居八個人九
部之

舟府望切兩船
並也
汭方無切編木以
渡又防无切水上
區

核孔子計設
天下道
子路笑
笑夫
心中

故或欲居九夷或欲乘舟浮海故云道不行乘舟浮
於海也○累石為舟乘舟浮海故云道不行乘舟浮
道中國既不行即欲乘舟浮海故云道不行乘舟浮
度于海而居九夷度于海也○道也
從我者其由也

與由子路也言從我浮海者當時將子路俱也故云
其由也○正義曰由子路者以子路果敢有勇故
孔子欲令從己意本
馬融曰將編竹木也大者曰

筏小者曰楫也○正義云將編竹木大曰筏小曰
楫筏孫炎曰舟水中為汭筏也方言曰汭謂之筏
謂之筏之秦晉之通語也方舟汭將音義同也

子路聞之喜○子路聞孔子唯將
已行所以喜也

孔安國曰喜與已俱行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
然孔子本意欲乘舟激浪而
子路信之將行既不達微旨故

孔子不復更言其字且先云由好勇過我以戲之也
所以是過我者我始有乘舟之言而子路便實欲乘
以是勇無所取材又言汝乃勇過勝於我然我無以
過我也

無所取材
覓取為材也○累石為舟
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以戲之耳其說有仁所以
為材者無所取材也子路信夫子微言故言好勇過我無所

取材者言無所取材也○示於子路令知已俱行也
無道耳非實即欲浮海也○一日林護曰試子路聞孔
子微言便喜不復顧望孔子微言故孔子矜其
勇曰過我無所取材者言唯取於已無所取他人哉

鄭玄曰子路信夫子微言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
取材者言無所取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
之耳

一曰子路聞孔子欲乘舟浮海便喜
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子我
意亦與前不乘

也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已也

此注則微異也武送句也言子路信

我欲行而所以不願望者言將我

入海不復取餘人武言唯取已也

古字材哉同耳

言作材字與哉字同故今此字與作材而讀之應

曰哉也又一家云孔子為道不行為譬言我道

不行如粟小糲入於巨海終無同理也非唯我獨

如此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

路自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便喜也孔子不欲

指斥其不解微故微戲云汝好勇過我無必更

取也

材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

武伯問孔子云才子中

子曰不

知也

孔子答也所以云不知者范甯曰仁理既遠仲

由未至有以又不敢指言無仁味難講之故

誤云不知也

此言以顯子路之

從如南河呼殺

又宋陽水即後公

事出本報于張九

君若代期以除君

與陳蔡從則衛國

路未嘗全受此仁名

又問武伯得答不知而意猶未已故更問云子路定

有隱故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得武伯重問答又直云不知則武伯未已故且言其

才俊然後更言以不知也言子路才勇可使治大國

兵賦也

孔安國曰賦兵賦也

隱四年左傳

云弊邑以賦與陳蔡

出兵故謂之兵賦也

九夫者井四井為邑

一疋牛三頭四丘為

我馬四疋牛十二頭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不知其仁也

言唯知其才堪而求也何如

子伯又向

辨求其有仁不
乎故云何如也 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

為之宰也 亦不若仁而言求之才亦堪也千室之邑

求才堪也千室之邑宰也 邑百乘之家三公米地也言

之家不畜聚斂之臣 鄭注云百乘之家有米地者也

又鄭注此云米地一同之廣輪也然則此云千室之

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米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

者也 左傳云唯卿備百邑 司馬法成方十

里出革車一乘故知百乘之家地一同也

孔安國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

今不復論夏殷且作周法周天子畿內方千里三

公采地方百里卿地方五十里大夫地方二十七里

畿外五等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

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甸說五等之邑其采地

亦為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為一何以然天子畿

內千里既以百里為三公采五十里為卿采也五

里為大夫采地故畿外準之上下各地方五百里其

臣大夫方五十里中采方廿五里小采方十二里

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夫采方卅里次采方廿里小

采方十里也伯方三百里其臣大夫采方廿里中采

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夫采

方廿里次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者百里其臣

大夫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

地方一里為井十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

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

有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

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諸侯千乘 卿大夫

然百乘之家是三公之采 鄭注雜說及此並云大夫

故曰百乘也宰家臣也 百乘者三公亦通 有大夫之稱也

不知其仁也 亦結善不 赤也何如 武伯又問才子必 西華亦有仁不乎

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赤唯赤也

東帶立於朝禮赤有容儀可使對賓客言言也故赤

甯曰東帶整朝服也賓客隣國諸侯來相聘享也

馬融曰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可使為行人也

行人謂宜使為君出聘鄰國及接中國之使來者上之

周禮有大小少行人職也○昂正反云史記才子傳

云公西華字子美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也

業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職掌賓客之禮後及朝

觀聘向受言公西華亦任此官也

不知其仁也亦不若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

孰誰也愈勝也孔子問子貢汝與顏回二人才位誰

勝者也所以須此向者繆播曰學未尚名者多顧其

實者寡而則崇奉棄未賜也未忘名存名則羨者

於物精者則為損於商賈故發向以要賜對以示優

劣也所也賜而進也

孔安國曰愈猶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十以

知二若孔子以審分也王陽曰假數以明傷者分

言已與顏回十裁及二明相去懸遠也張對侯

曰一知十者數之終顏生休有識厚故聞如對上

四時朝奏觀陽
春朝以口天下之
夏宗以陳天下之謀
秋觀以比印國之功
冬遇以報諸侯之德
是也

劣也所也
賜而進也

孔安國曰愈猶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十以

知二若孔子以審分也王陽曰假數以明傷者分

言已與顏回十裁及二明相去懸遠也張對侯

曰一知十者數之終顏生休有識厚故聞如對上

者數之終十者數之終顏子曰弗如也弗不也孔子

聞亞聖故聞如如終云子曰弗如也孔子既若子貢之不

分有懸殊故定吾與汝弗如也孔子既若子貢之不

云不不如也又云吾與汝皆不如也所以安慰子貢也○昂正

云弗者不之深也既然若子貢不如又恐子貢慚愧

故復云吾與汝俱不如欲以安慰子貢了心使無慚也

苞氏曰既然子貢弗如如也復云吾与尔俱不

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心也苞意如向解而顧歡申

賜言言語之冠深金珠而品裁未弁改使名實

無盤故假向孰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得發問

有自見之明而無誇耀之白故判之曰非如同

故以吾与尔俱言身与尔俱異而同言非如能与

垂師齊見所以為慰也侃謂顧意是言我与尔俱

昭汝不如也非言我亦不如也而素道實

寤曰尔雅云与許也仲尼許子貢不如也

名實 子貢貴名

昌黎解云畫一守

聖人責人大德意愈深則言愈後如也

苞氏曰宰予弟子宰我也

子曰朽木不可彫也孔子責宰予昼眠故為之作譬也

名工巧匠所彫刻唯在好木則其器乃成若施工於爛朽之木則其器不成故云朽木不可彫

苞氏曰朽腐也彫之琢刻也

糞土之墻不可朽墻謂牆壁也

者則易平泥光飾耳若鏝於糞土之墻則頽墮不平

故云不可朽也所以言此二者言汝今當昼而寢不

可復教譬如爛木与糞土墻之不可施功也○曷正

鏝塗墻以成華美計二者以喻人之學道尚輕斥壁

重寸陰今乃廢惰昼寢雖欲施功放示終無成也

注主曰朽鏝也○曷正云教宮云墻謂之朽郭璞曰泥墁也李巡曰鏝一名巧塗工之作具也然則朽是塗之所用二者喻金施功不成也

王肅曰朽鏝也

大全馮氏云根之剛

血氣之剛也
血氣之剛也
血氣之剛也
血氣之剛也
血氣之剛也
血氣之剛也
血氣之剛也
血氣之剛也
血氣之剛也
血氣之剛也

子曰振也慾焉得剛
孔子語或人云夫對人性無求
而申振性多情慾之者必
求人之不則不得是對也
得野也
○昂正夏云對
者質直寡慾今振也
多情慾之者必
既多或私佞媚安
得野也
○正夏云鄭云蓋孔子才子
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甫

孔安國曰慾多情慾也

子曰我欲人之加諸我也
子貢自願曰世人以
非理不加於陵

我亦欲無加諸人
又云我匪唯願人
於我而我亦願不以非理加
於人

馬融曰加陵也

子曰賜也非余所及也
孔子抑子貢也言良
不以理深遠非汝公
所及也
○余汝也故袁氏曰
加不得理之理也非無過者何言不加人
亦不加

已盡得理賢人也非子貢之分也
言使人不加非義於己
○昂正夏云夫子
所及也
然不加人
○昂正夏云夫子
言使人不加非義於己
○昂正夏云夫子
所及也

孔安國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

子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子貢以賢願氏
能與聖道相隣故云
○昂正夏云夫子
高堅故自說聞於典籍而已
文章者六籍也
六籍是
聖人
○昂正夏云夫子
煥然可修耳目故云
夫子文章可得而聞也
○昂正夏云夫子
多云章明也子貢言夫子
述作威儀禮法有文彩
形質著明可以耳聽目視
依修學習以故可得而聞也

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得以身目自修也

見可聞可觀今不以云可見而云可聞者夫見
近聞者遠不敢言躬自近見政欲寄於遠聞

顏氏曰夫子道何
高鑄愈望
聖人成德蓋於中而
輝發於外如廟像
中度語言當理皆
父也性者人所受
天理天道者天自然
之休其安一理
文章德見乎外
有朋作詩皆見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
風雨霜露無非教

而已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

夫子之言即謂文章

可謂言也性孔子所稟以生者也天道謂元亨利新之道也言孔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見而六籍所言之道不可得而聞也所以此者夫子性與天地元亨利道合其德致以此深遠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聞也○易正義云天之所命人所受行以生是性也自然化育元亨利新是天道也與及也子貢言若夫子言天命性及元亨利新道其理深遠故不可得而聞也

性者人之所愛以生者也

人稟天地五常以生曰性也○果正

至云中庸云天命謂性注云天命謂性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存經說云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智愚吉凶或仁或義若天付命遣使

○然其實自然天性故云性者人之所愛以生也

天道者元亨利新之道

元善也亨通也日新理日日不停新不已也謂天善道通利万物新之不停者也言孔子所稟性與元亨利新之道合德也○果正義云稟易乾卦云乾元亨利貞文言云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直也乾之體性生養万物善之大者莫善於生元為施生之宗故言元者善之長也嘉善也言天日通暢萬物使物嘉美而會聚故云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者言天日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貞者直之幹者言天日中正之氣成於乾万物使物皆得幹濟此明天日德也天本無心豈造元亨利貞之德也天本無心豈造元亨利貞之德也但聖人以人言託之謂以自然功者為天四德也此但言元亨利新也天為道生之相續新之不停故曰日新也以其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與元

德籍者表玉曰
德布玉曰籍也

孔子云子路不為於
急於行說之也

德故深微不可得而聞也或云此是孔子死後子
貢之言也故大史外明曰文章者六籍是也性與
天道如竹注以此言此與是夫子死後七十子
徒追思曩日聖師平生之德音雖可復值六籍即
有惟與天道但空於世者可從故千載之下可得
而聞也至於口說言吐性與道蘊藉之深止乎
身者雖繼之故不可得而聞也佩素何注似不如以
且死後之言必者亦不可聞何獨聖乎○臯正
曰言人稟自然之性及天自自然之道皆不
知所以然而見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路稟性果決言无宿諾故前有所聞於

孔子則破修行若未及行則不願更有聞則恐行不周故唯恐有聞也

孔安國曰

前所聞未能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衛大夫孔叔圍以文為謚子貢疑其

太高故問於孔子也
向其何德而謚文也

孔安國曰孔文子衛大夫孔

叔圍也文謚也

臯正云云孔文子衛大夫孔叔圍者在傳文也云文謚也者葉謚

法云勤学好問曰文也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答所志謚文下由也

敏疾速也言孔圍力識智疾速而所好在學若有所不知則不恥謚向在已下之人有此謚向行故謂者

孔安國曰敏者識之疾也

下問之也已在已下者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道四焉

言子產有四德並是君子之道也

孔安國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

臯正云云葉在傳子產穆公

子孫公于教子子若備公于子子孫公孫備也公于教字
子國公孫子子以王父字為
氏下地後而言故或謂之國備

其行也也恭一也言其行身已於世其上也敬是

也人若夏君親及九在上者必皆用敬也○再夏
云兼夏在已上之人及君親則忠也後加謹敬也

其養民也惠三也言其養民皆用恩惠也故孔子謂

其使民也義四也義宜也使民不奪農務各

子曰思安平仲善與人交言思平仲

有善有善又與人敬之以善交之驗也凡人交與絕而平

厚不渝其道可久之所以難也故仲居表焉○再夏云

夫子在命與字仲之
名八字故其字也

如禮記文凡

凡人輕交易絕平仲則
久而愈致所以為善

周生烈曰齊大夫也晏姓也平謚也名嬰也○累

云案左傳文知是晏桓子之子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居猶畜也蔡大龜也禮唯諸侯以

以下不得喜文仲是魯大夫
夫而畜龜是僭人君祀也

大夫臧孫辰也○再夏云案世本孝公生僖伯

仲辰則當是子孫曾孫也驅字子臧孫子以辰

德博厚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曰以為

名國君守國之龜出蔡長尺有二寸蔡地既出大

寸者曰居蔡僭之也 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也

○正義云國君之守龜名也漢晉食貨志元龜為蔡家語稱漆彫平對孔子曰臧氏有守龜其

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是大蔡為大龜蔡是龜之右耳郊玄包咸皆云出

蔡地曰心者右本知孰是負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室故知此龜長尺二寸此國君之守龜臧氏

大夫而居之故云僭也

山節藻梲

山節者刻柱頭露節為山也如今人君居室無此礼而文仲為之故曰為者也宮室之節士去首柱大夫達棊諸侯斷而斲天子加密石

馬出穀 苞氏曰節者栒也刻鏤為山也 栒者梁上柱名也

栒者梁上楹也 栒者梁上楹也 栒者梁上楹也 栒者梁上楹也

其遺曰傳櫨

而言了管是互明也刻櫨頭為山也 盍櫨身為藻文也又有一本注云山節者刻櫨楹為山也

○ 鼎正莖云山節藻梲正莖云山節者節栒也刻鏤為山形也故云山節也藻水草有文者也栒梁上短柱也盍為藻文故云藻梲以言其奢侈也云

又曰節者栒也者敕宮文云刻鏤為山栒者梁上楹盍為文者敕宮云采楹謂梁其上楹謂栒栒謂梁郭璞曰栒侏儒柱也梁即楹也此言山

節者謂刻鏤柱頭為斗栒形如山也藻者謂盍梁上短柱為藻文也此是天子廟饒而文中僭者

故言其奢侈也二年左傳仲尼謂魯桓公曰魯有初言其位故曰僭也 盍為藻文

言其奢侈也 若以注意則此是非僭也此言是奢

上侏儒柱也此注為便郭注明堂位亦云刻櫨楹為山也

何如其智也

取人皆謂文仲是有智之人故孔子出其僭奢之變而說取人也故云何如其

孔安國曰但聞其忠夏未知其仁也李充曰子玉

李充曰子玉不可謂仁也侃謂李充不智不及仁也

崔子弑齊君崔子齊大夫崔杼也弑其君莊公也云

崔子齊大夫崔杼也弑其君莊公也云曰弑之試也下之善上不得即而致殺必先相試

以漸故易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其所從來

久矣如履霜以至於堅冰也陳文子有馬十乘

陳文子有馬十乘陳文子亦齊大夫也

十乘卅匹馬也四馬文子見崔杼弑君而已力

共乘一車故十乘而違之勢不能討故棄其足馬而

違去以國更往他邦也孔安國曰皆初大夫也

崔杼作亂陳文子曳之擯其地足馬違而去之也

擯猶棄放也○曷正義云並見春秋

故知崔杼作亂者在襄二十五年也

至於他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于取天下並亂

吾大夫崔子也去初所至更往一國之也何如子張更向孔子言文子捨馬三

子曰清矣清之潔也曰仁矣乎子張又

曰未知焉得仁子曰張云其自志孔安國曰文子避惡逆去无道求有道

當春秋取臣陵其君皆如崔杼無有可止者也孫

子玉者德大夫之
子文者考特軍
或野戰而敗而地是
子文者了敗之

曰仁矣子張曰
不謂焉得仁
故仁者

曰大哉仁道弘以文子平粹心無惜誠未
子疾時思之篤焉馬而逝三去其邦一坐不暇寧忠
信有餘而仁猶未足唯顏氏之子仁無違其亞
聖之目乎李老曰達亂求治不行其身清矣而所
以無可驟拯其亂不如審乎己思遂生以可卷
未可謂智也智也智也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李
智亦不勝
為未下知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言文子有賢行季子聞之曰再

思斯可矣孔子美其言若如文子之賢不暇

鄭玄曰季文子曾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謚也文子

忠而有賢行其孝寡過不必及三思也有一通

過二思則可也又季彪曰君子之行謀其始思其
中慮其終然後行合之攬拳無遺算是以曾子三

按種子以夫子之第
謂季文子此馬
思於道示以
思此明不存
多季文子力地
才過之於事再
思之可下之

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磨也

南容備言其心實言也

者其身南容三後白圭夫子稱其賢且聖人教慎
於教訓之休但當有重耳同無緣有法損之理也
兩人稱季孫若過其實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
多爾許其再思則可也無緣乃至三思也計蓋矯
抑年誘耳非稱美之言也○臯正爰云案春秋本
六經之秋季孫行父如晉左傳曰季文子將聘於晉
使求遭喪之禮必以行其家人曰將安用季文子
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以實難過求何
害杜預曰所謂文子三思故知文子曾大夫
夫季孫行父也謚法云道德博厚曰文

子曰甯武子武子 馬融曰衛大夫甯俞也

武謚也臯正爰云案春秋本四年衛侯使甯俞

賦湛露及彤月不辭又不吝賦也本使行人私受對
曰臣以爲難武子詐不知也杜元凱注云難習也魯人
失所賦武子詐不知也杜元凱注云難習也魯人
甯武子即甯俞也謚法曰對強直理曰武

文子聘晉侯了病
是備喪服行故
云季用之言晉侯
若死先若喪服欲
聘之是三思之

詩小雅
天子子
天子命而行者

邦有道則智

言武子若值邦君有道則

邦無道則愚

若值國主無道則愚

其智可及也

是其中人識量尚

世人其愚不可及也

世人多街聰明故知識有及

如武子者故云

孔安國曰詳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詳詐也王朗

蓋運智所得緣有以智故能有以愚豈得云同

其智而闇其愚哉若曰智之為名止於布德尚善

動而不默者也愚無所至詳愚器光潛絲怡

然無用之流不同故其稱亦殊且智非足者目

可魚其顯而未盡其愚者全孫綽曰人情莫

唯深達之士為能晦智藏右以全身遠害

饒智以成其名者易去華以保性者難也

狂簡志大狂上之

子在陳曰飯與

孔子周流在陳最久將欲及魯

飯之意

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也此見欲飯之辭也所以不直飯而必有辭者客佳

既久之主人无薄若欲去无辭則恐主人生愧故託

為以辭以申客去之有由也吾黨者謂我鄉黨中也

小子者鄉黨中後生末學之人也狂者直進無避者

也簡大也大謂大道也斐然文章也孔子言我所

以欲飯者為我鄉黨中有諸未季小子狂而無避進

取正經大道輒妄穿鑿非然以成文章皆不知其所

以輒自裁斷此為謬誤甚故我南飯為裁也

孔安國曰簡大也

易正云不即飯而言此者

恐人怪已故託以為解去耳

孔子在陳思飯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趨

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飯

以裁制其身遂故

趨取也大道正經也既在改取心曲穿鑿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曰惡惡是用希

希也念猶識錄也

曰惡故憾也希少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惡恨更甚唯夷齊豁然忘懷若人有犯已而不怒錄之所以與人惡少也○曷正哉云不念曰所惡而欲報復故希考人所惡恨也

孔安國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

孤竹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夷叔齊小而心父費兄弟相讓不復立也○正哉云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弟齊亦謚也大史公曰在史記魯之孤竹者此方遠國名也地理志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應邵曰故伯夷國也

群註採金云命考疏孔春秋女陽為夷齊謚也胡明仲厚坡以云國德居終身又誰為之謚哉而伯達仲忽為夷齊之謚則非行所名姓名又何謂哉死後人謚之耳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

于時世人多云微生高用性清直而孔子說之故云孰謂微生

高直也孰誰也

孔安國曰微生姓也名高魯人也

或人乞醢焉

齊微生非直之妻也醢酢酒也或有乞人微生乞醢者也

乞諸其鄰

而与之

諸之也所微生家自无醢而為乞者就己鄰有醢者乞之與或人也直人之行不應委

曲今微生高用意委曲故其說非直

孔安國曰乞之四隣以

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為直人也

四隣四四面隣里之家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謂已用恭情少而為巧言令色足恭者也

足恭者怪物也○曷正哉

九人近情莫不欲之已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礼度斯皆適人而曲媚於物也

云、元以考心巧好言語令善顏色便辟其足以為恭也
前却俯仰以足為恭也一曰足將樹切足成也、諛巧
言令也、以成其
恭取媚於人也
孔安國曰足恭便僻、白也

○正美云、此讀足如字便僻、
諛便習盤辟其足以為恭也

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左丘明夏春秋於仲尼者也
其既良直故必有可耻之矣

而仲尼皆指了為恥也巧言
令也足恭是可恥之變也

孔安國曰左丘明曾大史也

匿惡而友其人
匿藏也諛心藏以惡而
詐相親友者也

孔安國曰心內相惡而外詐親也

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亦從左丘明耻也范甯曰藏惡
於心詐親於形外楊子法言

云友而不心面友
也亦丘明又所恥

顏淵季路侍
季路即子路也汝才是季侍
也汝在尊側曰侍也
子曰盍各

言尔志
盍何不也孔子語顏路云汝二
人何不各言汝心中所思乎
子路曰願車

馬衣輕裘与朋友共弊之而无憾
弊敗也憾恨也子
路性直言朋友有
通財車馬衣裘共乘服而无所憾恨

也
○區義云以重為輕財志也

孔安國曰憾恨也
一家通云而无憾也言願下我既
乘服朋友衣馬而不慚憾也故

殷仲堪曰施而不恨士之近行也若乃用人之財
不意非已推誠罔性憾思不生斯乃交友之至也

申志
子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
有善而自稱曰伐善也顏淵所願
已行善而不自稱欲偕行而百

程子曰夫子安在
顏淵不違仁
子路求仁也

子路願則曰用則
行舍則則顏淵在
亦有是夫子路曰
行三軍則誰子子曰
是亦求仁也而無
悔者吾不與也臨
之而懼好謀而成者

姓日用而不知也李充曰

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莊

無施勞又願不施勞設之又於天下也故鑄鉞為農器使子貢無施其并子路無所其勇也

畧正美云此仁人之志也

孔安國曰無以勞更置施於人也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二子說志既竟而子路又云願聞孔子志也子曰師曰子也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答也願已為老人所見撫

女朋友必見期信少者必見思懷也若老人安已必是孝敬故也朋友信已必是無欺故也少者懷已必有慈惠故也來肇曰教長故見安善誘故可懷也

○畧正美云此夫子之志也懷服也言上願老

者安已更以孝敬也朋友信已待以不欺也少者服已施以恩惠也

孔安國曰懷安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止也此

矣乎者歎詞以下更久已无也訟猶責也言我未見人能自見其所行多有過失而內自責者也

苞氏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者也已丘孔子名也孔子自稱名言十室為邑其中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也但无如丘之好學耳

也孫綽曰夫忠信之行中人所能存全金聖人無以加也季而為人未足稱也好至者必鑽仰不急故

曰有願回者好季舍也則云今十室之字不逮於已又曰我非生而知之好言敏而求耳以皆陳深崇

於教以盡其引道也一家云十室中若有忠信如
至者則其餘學不如也言今不好學不忠
信耳故衛瓘曰所以忠信不如也者由不能好學如
耳耳為能好學則其忠信可使如也○正義云十
室之邑也○小者也其邑雖小亦不誣也必
有忠信如我者焉但不如我之好學不厭也
衛瓘曰讀焉於更切為下句首下要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也言亦有如我之如學者焉得也通改具存焉

雍也第六

雍也第六 雍孔子弟子也明其才堪南面而時不與

流接思為切故不治前明而雍也為次也○易正
手云計篇亦論賢人君子及仁智中庸之徒大抵
與前篇相類故以次之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并雍也謂為諸侯也孔子言

苞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

仲弓即并雍也向孔子曰有
父名子桑伯子計是何人也

王肅曰伯子昏傳无見也

言昏傳不見有子桑伯
子也○正義云不知何

人也子桑伯子當是一人故計注及下苞氏皆唯
言伯子而已鄭以左傳卷有公孫拔字子桑則以
計為卷秦大夫
夫恐此下

子曰可也簡

可猶可謂也謂簡疎大无細行也孔
子答曰伯子人身所行可謂疎簡也

以能其簡故曰可也

言伯子能為簡畧
行故曰可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孔子答曰
伯子所行

可謂疎簡故仲弓更謂孔子評伯子之簡不亦死也
將說其簡不合於死故先說於合死之簡也言人

若居身有敬而寬簡以臨下民祿如也者乃為合禮故云亦不可乎言其可也

孔安國曰居身敬求臨下寬略則可也

居簡而行簡无乃大簡乎此說伯子身簡不合禮也而伯子身无敬而以簡自

居又行簡對物之皆无敬而簡如計无乃大簡乎言其簡過甚也

荀氏曰伯子之簡大簡也

子曰雍之言然

雍論簡既見故孔子然詩之也虞喜曰說苑云孔子見伯子之衣冠

而外才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志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无文謂之野子桑伯子易野故同人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大簡乎

不遷怒所怒私情不殺也孟子曰一怒天下皆

哀公問曰弟子孰為好學

哀公問孔子諸弟子中誰為好學者

孔子

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答曰弟子中唯顏回好學也

不遷怒

以舉顏淵

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怒辨之詩曰國之可怒在彼已何與焉鑑之照一物之原人命云夫顏冉誰顏冉冉伯牛皆至賢也化是子物之有德行之利皆祖大道之德之令其終命也

好學分階所得之功也

不貳過

但不可貳也

過也怒必是理不遷移也 易云類氏少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也

未嘗復行是也然學至庶幾死其善非一今特舉怒過

二條者蓋有以也

不幸短命死矣

死而

顏淵死矣孔子曰天喪予

生曰不幸應生而死曰不幸若顏子之能非應死而今死故曰不幸也命者稟天所以生如受天教命也

天何言哉設言耳但命有短長顏生所得短者也

家書云顏回曾人字子淵孔子三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

云凡交應失而得曰幸應得而失曰不幸惡人橫去則惟其常顏回以能行著者應得壽考而及二十九

故曰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七死則无後好學者也然游於文學者於四科而不稱之便謂无老何也將

生鄰亞故未聞好學者也好學度元曠世唯一此曰无也士難重得故曰未聞也

凡人任情喜怒違理未得生忘故任情不顏淵任

道怒不過分過猶失也顏子道同行括不自任已可怒者皆得其道照物之豈非形應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故當

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即用理不移易也為解也未嘗復行謂不文飾也○正義云周易下

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也韓康伯注云在理則時造形而悟顏子之也失之於免故有不善得

子因以諷諫子華使於齊子花才子字華也姓公西名赤有容後

也其母在花母也請粟就孔子請粟也既出使而母在家井有由朋友之情故為子華之就死

子曰與之釜孔子得井求之請故命與馬融曰子花弟子公西華赤字也六斗四升曰釜

理統本現而不及

易目一之卷至六之卷

○

○

○

也 春秋昭公三年冬晏子曰有曰四量豆詎金鐘
四升為豆各加其四以登於金之十則鐘也如

茲詎是四升為豆四豆為詎一斗六升也四詎
為金之六斗四升如馬注也若鐘則六斛四斗也

○正夏云昭三年左傳晏子曰有曰四量豆詎金
鐘四升為豆各加其四以登於金杜註曰四量豆詎為

詎之斗六升四詎為金一
六斗四升是也登成也

請益 冉求嫌一釜之少故曰与之度 冉求既請益故
更就九子請益也

也 十六斗也然初請唯得六斗四升清益而得十六
斗是益多於初如考不次政恐益足前釜以成十六

斗 荀氏曰十六斗為度也 然葉菴注十六斗為
度與賈氏注同

而不合周禮 施人職云豆實三而成穀鄭云
豆實四升則穀實一斗二升也又陶人職云度實

二穀室如陶施二文則度二斗四升矣而荀氏注
曰十六斗為度即是聘禮之數也聘禮十六斗曰

按冉有請益朋友
深切情也而夫子與
之度不增本于奉夏
也故不可增之也
也故不增之也
也故不增之也
也故不增之也

數不知苞賈也
別有所出耳

冉子与之粟五秉

十六斛曰秉五秉八十斛也九子
與粟既竟故冉子又自以已粟八

十斛與

馬融曰十六斛為秉五秉合八十斛也

聘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是馬注
曰與同也 曷正爰云秉聘禮記云十斗曰石鄭

注云秉十六斛今以准之同量名有為藪者
今文藪為逾是度逾藪其數同故知然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九子說我所以與
少又說冉求不應

及新綿者着者也若家貧則馬不食穀而瘦裘用麋
皮毛強而故絮者着縕袍是也今子華往使於齊去

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九子曰吾聞曰語夫君
子施但周贍人急者

周急急困窮也
其王散度臺之財
是也

耳不係繼足人富蓄也。○西漢云吾嘗聞君子
南周救人之窮急不繼接於富。有今子花家富而多
與之粟則是繼。○鄭玄曰非冉求與之太多也。○然
富故非也。

孔子曰無是說冉求與子華母粟之太多也。○然
曰說疑之子華之母為尚定之為富定不之若矣
之而子花肥輕則為不孝孔子不多與是為不仁
若不之而冉求與之則為不智誰為得失曰道者
云三人皆得宜也子華中人豈符已粟肥馬衣輕
裘而令母之必不暇然矣且夫子明言不繼富則
知其家富也富而冉求為請與多者以朋友
親有同已親既一人不在則一人宜相共恤故也
今不先直以已粟與之而先請於孔子者已若直
與則人嫌子華母有之故先請孔子之與冉求猶
不至多明以不係富也。已故多與故招不繼富責
是知華母不之也。華母不之而已矣。若於朋友
之與故也不之
尚與况之者也

原思為之宰

弟子原憲也。孔子為魯司寇
有菜邑故使原思為邑宰也

苞氏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為魯司寇以原

憲為家邑宰也

余見鄭注本云孔子初仕魯為中
都宰從中都宰為司空從司空為

司寇也。○西漢云世家云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
由司空為司寇魯司寇大夫也。必有采邑大夫稱
家故云原憲為
家采邑之宰也

與之粟九百

且得祿故孔子以粟九百斗與之也。○辭

原性廉讓

孔安國曰九百之斗也。辭之讓不受也

漫云九
百而九

必知九百斗者。孔政當嫌九百斗為少。九百
斛考多故應是斗也。宜與粟五章亦相類也

遠了凡曰原思之辭
非不受之辭也。其
也。為師厥而多不受
也。子華受之非可見

子曰毋愿碎不肯受故死子

孔安國曰祿法所得當受无以讓也

以与尔鄰里鄉黨乎又恐愿憲不肯受故又說云汝莫辭但受之若無用者還分与

本鄰里鄉黨也計是示賢人仕官潤澤而鄉之教也

鄭玄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方二千五百家為鄉

五百家為黨也內外五言其身鄰里在百里之外鄉黨在百里之內也

家為鄰五鄰為里者也地官遂人職文十案大司徒職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

黨為比及五及為鄉故知方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也

子謂仲弓曰計明不父无德而廢子之賢也仲弓以父考當是于所考仲弓父考而不用仲

子謂仲弓曰

子曰故死子明言也也范

犁牛之子騂且角

犁文也雜

文曰犁或音狸之雜文也或音犁不似耕犁也騂赤色也周家所貴也角周正長短尺寸合禮也言假

令犁牛而生好子色角合禮也

○正義云雜文曰犁

騎純赤色角者角周正也仲弓父賤人而行不善云

金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勿猶不也舍猶弃也言犁牛生好子之既色角悉正而時

人或以言此牛出不佳也母急欲下捨弃計牛而不用特

祭於鬼神則山川百神豈薄計牛也惡而弃捨其子

遂不飲饗計祭一乎必不捨矣譬如仲弓之賢其父也

考若遭內王至主豈為仲弓父考而捨仲弓之賢不

舜之四凶族
書云放驩兜于崇
山南流南地
禹共工于幽州北裔
鯀鯀于羽山
夏禹父鯀羽山死

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捨之乎言父虽不

陽祀南郊柴作
遠宮祭
陰祀掃地
五年者

東泰山南衡山
西華山北恒山
中嵩山

四鎮者
揚州會稽山
青州沂山
荊州鄧州山
華岳霍山

是則四方除五
岳中央也

四瀆者
江河淮濟

顏回計一生行仁
則能才于面可也
望故三月餘日
月下請方子進
語之歷三月
進仁階之

程曰季康子向三
人言才可以從政
乎夫子答以各有
長非惟三子人才
不可長能取其長
皆可用也

善不宮於其子之義也

然周禮牧人職云凡陽祀
用騂牲毛色之陰祀以黝牲

毛色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色郊及宗廟也陰祀祭北郊地及社稷也望祀五岳

四鎮四瀆也然今云山川者趣峯言也若南方則用赤是有其方也也且既云山川則宗廟亦可

知亦至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是行盛非仁則不

不違者唯顏回耳既不以違則應終身而止舉三月者三月一既考天氣一變之尚能行則他時能可

知也亦欲引波故不言多時也故苞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既將以勸群子志故不絕其階耳其

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故云日月至
厚而已也

言餘人暫有至仁時

唯回移時而不變也

既言三月不違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

與仲由子路也魯卿季

可使從政為官長諸侯不也

子曰由也果

答康子說

可為政也言子路才

苞氏曰果謂果敢決斷也

於從政乎何有

既解決斷則必能從政也何有言不

政治也與何有言不難也其於從政何有難乎

曰賜也可使從政也

又向孔子曰子貢

子曰賜也

達亦答才能也言賜

能達於物理也

孔安國曰達謂通於物理也

於從政乎何有既達物理故曰求也可使政也與從

又向孔子曰求也藝又善才能也言非求何如

孔安國曰藝謂多才也

於從政乎何有亦何有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

弟子閔損也費邑也季子萊邑也昭季氏邑宰叛向閔子騫焉故遣使召之為費宰也

孔安國曰費季氏邑也季氏不臣強僭於魯故其

邑宰數叛其邑宰即公山不擾也亦賢人也見季氏惡政叛也所以後引云公山不擾以

實叛召子欲往是也○正義云費季氏邑者在傳之也曰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者僭禮余逐昭

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桓子已何以必召公山氏之也在魯季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我如不復用哉者吾其為東門

公山不擾也昭十三季南蒯以費畔又公山弗擾以費畔是數畔也問閔子騫賢故

欲用也

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子騫賢不願為惡人為宰故

宰語使者曰善為我作辭詎令不復召我也季氏之使者汝正可善曰

如有復我也報又也子騫曰汝若不能為我作善

孔安國曰後我者重來召我也詎而令有使又來召我者語在下也

則吾必在汶上矣汶水名也汶在魯北南子騫時

北渡汶水上往入南也

史云子騫不食許君之祿

程子曰仲尼之門已不仕大夫之家者有閔子騫子數人而已謝代者子若已可以未道不忘人之勢

先進云季子氏高於周公而末也為之聚歛而稱之曰子騫

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故北如

○正義云北

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河在

伯牛有疾

伯牛弟子耕字也魯人有疾曰其有惡疾也

馬融曰伯牛弟子耕也

子問之

孔子往問伯牛

自牖執其手

牖南窓也君子有疾寤於北壁

下東首今師來故迂出南窓下亦東首今師從戶入於床北得面南也孔子恐其惡疾不欲見人故不入戶但於窓上而執其手也

子從牖執其手也

○正義云惡疾之惡者也淮南子云伯牛癩也

曰亡之

亡喪也孔子執牛手而曰喪之言牛必死也

孔安國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也

命矣夫

亦是不幸之流也言如汝才德宜不應死而今變之豈非命之得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此也言有以善人

而嬰以之惡疾之與人及改移也再言之者痛熱之深也○正義曰行善遇凶非人所招故飯命言天命矣夫斯人也以善人也而有以惡疾也

苞氏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子曰賢哉回也

美顏淵之賢行故先賢哉回也言

一簞食一瓢飲

簞竹

簞屬也用以貯飯瓢瓢片也執持盛飲也言顏淵食不重簞及无雕鏤之器唯有一簞食一瓢飲而已也

孔安國曰簞筭也

以升為之如箱筭之屬也○正義云筭鄭注由禮云函曰筭方

德力至切醜也
德小也既使也

其運云夾堦明
白白心

顏子之貧如也
如之泰也
其子故夫子無言
賢哉回也

曰筭也則筭與上筭方為異
者必其俱用竹者之筭類也
在陋巷 不願爽塿而居也
人不堪其憂 九人以此
能如故云不 回也不改其樂 顏回以此為樂久而不
變故云不改其樂也

賢哉回也 美其樂道情篤
故始末言賢也
孔安國曰顏淵樂道

金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

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
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
夫子之道而致行也
力不足也無如之何也
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
抑冉求無企慕之心也
言汝但學不行矣若行而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任耳莫發初自誠不能行也
今汝畫 止也汝今云力不足矣是汝自欲止耳

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汝自止耳非力極也
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習學者久則
是君子儒也小人所習者於誇之是小人儒也
子語子夏曰苟為君子儒不以習為小人儒也
馬融曰君子為儒將以
明其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也

子游為武城宰

子游為武城宰 身子游也
為武城邑宰也

苞氏曰武城魯下邑也

子曰汝得人焉耳乎哉

子曰向子游言汝作武城宰
而武城邑民有好德行
為汝所得者不半故云汝得人焉耳乎
故表氏曰謂得其邦之賢才不也

輔氏云子夏遠
之見而近小之
或溺於私利故
也

能氏云力不足者
氣質弱也
冉求之語以前
未子故其言紛
三三無平

中庸曰君子遠道而
行半途而廢吾
能已矣

能氏云力不足者
氣質弱也
冉求之語以前
未子故其言紛
三三無平

孔安國曰吾耳乎哉皆辭也

皆是送句辭也

曰有僖臺滅明者行不由徑

善為宰而所得邑中人也僖臺滅明亦孔子

力子也言滅明每多方正改行出皆不邪徑於小路也一云滅明德行方正不為邪徑小踐行也

云行道大道不由小徑是方正也 非公夏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課稅也偃子游名也偃之室謂子游所住也廟舍也子游又言滅明既方正若非常公稅之夏則不嘗

无至至偃住外也舉其明不誣抑倚勢於朋友也 苞氏曰僖臺姓

滅明名也字子羽言其公且方也

公謂非公夏不誣也

面徑○臣夏云史記弟子傳云僖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也壯自甚惡欲夏孔子

聞氣曰吾以自取人失之子羽是亦才子也注

類淵云願在伐善

不言才子者指可知也○臣夏云是公也既公且方故曰為得人公无私也方正直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

魯臣也不伐謂有功不自稱也

孔安國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齊戰軍大敗不伐

者不自伐其功也 計不伐之原魯哀公十一年魯師及齊師戰于郊之夏也見春

秋也余見鄭注本姓孟之側字之反也

奔而殿 此不伐之夏也軍前曰啓軍後曰殿于殿魯與齊戰魯軍大敗退奔而孟之側獨在軍後

為殿以捍衛奔者故曰奔而殿也 將入門策其馬 門魯國門也策杖

去國門遠孟之側在後及還將至入國門而孟之側杖馬令在奔者前也然六籍唯用馬乘車无騎馬之

文唯又曲禮云前有車騎是騎馬耳 曰非敢後也馬 今云策其馬不知為乘馬為乘車也

不進也

其既在後而國人皆迎之謂正有功已不致
獨受其功故將入門杖馬而云我非敢在後
距敵政是馬行不進故在後耳
所以杖馬示馬後來不進也

馬融曰殿在軍後者也前曰啓後曰殿

○心義云
案司馬法

謀師篇曰大前驅啓乘車大震傳車屬要大震即
大殿也音相似襄二十三年左傳云齊侯伐衛大
殿高子游御及之御寇崔如為右詩云元戎十乘
以先啓行是殿在軍後前曰啓也案十一季左傳
說以文云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漫御右師冉
求師左師及及社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車
不則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
不進也文不同者按所聞而記之也
孟之及賢而
有勇軍大敗奔獨在後為殿
殿傳軍後人迎為功
為標敵也
之在國人迎軍見其在後而
不致獨有其名故云
考謂之有以功故云功也

左傳定四年有祝鮀之
事同而字有宋朝事
不有祝鮀之傳而有宋
朝之義古也
不有祝鮀之傳而有宋
朝之義今也
不有祝鮀之傳而有宋
朝之義今也
不有祝鮀之傳而有宋
朝之義今也

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

前進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祝鮀能作佞也宋朝宋國之美人善能媮也者
也當于尔時貴佞重媮以二人並有其美故曰

得寵幸而免患難故孔子曰言人若不有祝鮀佞及
宜有宋朝美若二者並无則難免今世之患難也故
范甯曰祝鮀以佞諂祗寵於君公宋朝以美色見愛
於南子无道之世並以取容孔子惡此民濁乱唯佞
色是尚忠正之人不容其身故發難乎之語將以激
亂俗亦欲發之君子全身遠害也○正義云佞口才
也祝鮀衛大夫子莫也有口才而世貴之宋朝宋
美人善媮也世疾之言人南子如祝鮀之有口才則見
貴重若無祝鮀之佞而及有宋
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世害也

也祝鮀衛大夫之子也取世貴之

○正義云春

左傳定四年有祝鮀之
事同而字有宋朝事
不有祝鮀之傳而有宋
朝之義古也
不有祝鮀之傳而有宋
朝之義今也
不有祝鮀之傳而有宋
朝之義今也
不有祝鮀之傳而有宋
朝之義今也

定公四年春三月
劉文公諸侯謀伐
其也注云魯文公
王官伯也晉人假
王命討齊也久
留齊侯故曰文公
合於侯也

蔡叔周公兄也
康叔周公弟也
言蔡叔之叔國之
衛康叔之叔國之

善弘用大夫之烈
月范欽子晉人之

陳氏云孟子夫子道若
大路然人亦不知之
相似

秋定四年子多召陵盟于臯鼫左傳云將會衛于
行敬子言於君公曰會同雖嘖有煩言莫之治也
其佳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是祝鮀即子魚也
傳又云及臯鼫將盟長蔡於衛使祝鮀私於
其私文多不載其私說告劉子與范獻
子謀乃長衛侯於盟是時世貴也
宋朝宋國

之美人也而善媼
于時在衛通君公夫人南子也
○平姜云宋定十四季左傳云

衛侯者夫人南子召宋朝杜注云南子宋女也朝
宋公于曰通于南子在宋乎是朝為宋之美人
而善言當如祝鮀之侯而反如宋朝之美難矣免
淫也

於今世之害也
一本云及如宋朝之善通
者云後與媼異故云及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者何莫由斯道也
道者王之道
也人生得在
世皆由於先王道理而通而世人多違理背道故
子為譬以示解時惑也言人入在室出入由戶而通

亦如在世由道理而生而人皆知出室由戶而未
知在世由道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莫
也斯由也故范甯曰人咸知由戶而行莫知由學而
成也

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人出入要當從戶也
孔安國曰言人之

子曰質勝文則野
謂凡行礼及言語之儀也質實也
勝多也文華也言若實多而文飾
少則如野人
鄙畧大樸也

邈氏曰野如野人言鄙畧也

文勝質則史
史記存史也史者多虛華无實言語欺
詐言人若為多飾少實則如存史也

邈氏曰史者文多而質少也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彬彬文質相半也若文與質
等半則為君子也

按史記周官太史小史之
屬掌文書之有文詞
多華麗故太史也只
文正其容免以虛假
大其身之也勝則
多矣如史在虛華也

苞氏曰彬之文質相半之貌也

○正後云人君質多勝於文則如野

人言蜀畧也文多勝於質則史官也文華質朴相半彬之貌也

子曰人生也直

言人得生全居世者必由直行故也故事克曰人生之道唯其身直也

馬融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

道也

自終謂用道故不橫夭賜也

罔之生也幸而免

罔謂為邪曲誣罔者也應死而生得生者獲是幸而免死耳故事克曰失平生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必或免之善由於幸耳故君子无幸而有不幸小人无幸而无不幸也

禮記新注云自十六至十九為上賜自二十一至二十五為中賜自二十七至三十一為下賜也

苞氏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謂學者深淺也知之謂知學向有益者也好之謂欲學

好學之者好者也夫知有益而學之則不如欲學後知學利在其中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盈厭故不如性敏而樂之如顏淵弟在其中也故李老曰好有感衰不如弟之者深也

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又不如弟之者深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也

此謂為教化法也師說云就人之品識大判有三也

下也又有中上中中下也又有下上下下中下也

李氏云中人以下則於上皆為遠職語也

禮記新注云自十六至十九為上賜自二十一至二十五為中賜自二十七至三十一為下賜也

愚人不移亦不須教也而可教者謂上中以下
 即上道九七品之人也今云中人以上可謂上
 可謂上道猶可謂於上多也中人以下不可謂上
 法恒尊別分前也聖人無待於教故以聖人之道可
 以教類以類之道可以教類則中人以上可謂上
 上也又謂中道可謂中品之上也則中人亦可謂
 上也又謂中品之上道之教中品之中又謂中品
 中道教中品之下道教下品之上斯即中人以下可
 又謂中品之下道教下品之上斯即中人以下可
 語中又以下品之上道教下品之中斯即中人以下
 可謂下也云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大略言耳
 既有九品則才五為正中人也以下即六七八也
 上即四三二也○中庸云其上中以下中以上是
 可教之人也中人謂身五中者也以上謂上中
 上下中上之人也以其才識優長故可以告語上知
 才識暗劣故不可以告語上知也中人以下中人
 才識暗劣故不可以告語上知也中人以下中人

人之上可謂上之以下不可謂上之而繁於文兩舉中
 人者以其中人可謂上可謂下故也舉言以中人若才性
 稍優則可以謂上才性稍劣則
 不可謂上是其可謂上可謂下也

王肅曰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

也 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

以上五不可謂上今但應云中人以上可謂上
 以下不可謂上而後云中人以下不可謂上
 所以示者明中人之大分有可上可下也若中人
 以上可謂上中人以下不可謂上故再言中
 也又一云中人若遇善師則可上若遇惡
 人則可下故再舉中人明可上可下也

樊遲問智

向孔子為

子曰務民之義

子曰若欲為智
 有務在化導民

也

王肅曰務所以化導民之義也

敬鬼神而遠之鬼神不可懼故曰敬鬼神也可謂智

矣如上二意則可謂為智也。曷云言尚務所以化導

謂為智矣

苞氏曰敬鬼神而不瀆也

瀆猶數也

問仁

樊遲又問

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得

也言臣必先歷為難而後乃可得祿受報則是仁也若不先勞而食則為不仁故范甯曰艱難之變則為物先獲功之變而後則為仁矣○正安云為仁者先受勞勤之難而後乃得功此所以為仁也

孔安國曰先勞苦乃後得功此所以為仁也

計章

子曰智者樂水

陸特進曰計章極矣智仁之分為三段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為才

一曰智仁之性又智者動仁者靜為才二曰明知仁之用先既有性必有有用也又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為才三

曰智仁之功已有有用之宜有功也今才一曰明知仁之性計曰智性也智者識用之長也樂者貪系之執也

水者流動不息之物也智者亦運其智化物如水流不息故樂水也

苞氏曰智者

樂運其才智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之也

仁者樂山

此明仁者之性仁者惻隱之安山者不動物也仁人之性舒四方安靜如山之不

動故云樂山也

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万物生焉也

智者動

此才二明用也智者何故如水耶政自欲動進其機故云智者動也。曷曰智者常務進

故動仁者本无貪欲故靜又曰智者殺用才智成功
息志故敬柔也仁者少思寡欲性常安靜故多壽考
也

苞氏曰自進故動也

仁者靜

仁者何故如山邪
其心寧靜故也

孔安國曰無欲故靜也

智者樂

才三四功也樂懼也智者得運
其識故得從心而暢故懼也

郊去曰智者自後得其志故樂之也

仁者壽

性靜如山安固故壽考也然則仁既壽
亦樂而智樂不必壽像所役用多故也

苞氏曰性靜故壽考也

子曰齊一变至於魯魯之一变至於道

大公封於營丘
地為齊國周

或問云仁者壽也顏
淵伯牛短命者何有却
盜竊壽者云仁者
有壽生而也其為短
命其至於今日始重
人則壽又盜竊其用
壽至於今日被誅罰
則仁者而有壽哉不
仁者而有短命者哉
朱子云仁自有壽之理
壽以壽子來相壽死
用之生者而免同亦是
有死之理

公封於曲阜地為魯國周公大聖大賢之聖
既有優劣矣同致太平而其化不得不一微異故末代
二國齊有景公魯有定公寡人然其國猶
有望且遺風故孔子曰吾捨魯何適邪明
尊狗勝餘國也今孔子歎其君並惡故有以言也
言若齊有明君一变使得如魯太平日魯有明君
一变便如大道也此是引彼教耳實理則不
然矣若明君與政當得各如其初何容得還淳及
邪

苞氏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也太公

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垂寰若有明君與之者

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也

子曰觚不觚

之禮酒器也禮云觚酌酒一獻之私賓
主百拜計則明有觚之用也南于余賦

用觚酌酒而沈酒无度故孔子曰觚不觚也故王肅
曰南賦沈酒于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蔡謨曰

厚本一竟也言指
堯舜之道也
三 攻中運攻下水而
三 魯中斷
三 魯上乃攻下水及敗
封之制殷付
酒地之攻中運
封之攻下水及敗
灑都之滯酒則
身沒可知也
按古者麻以酒而醢
則此夫子因醉而醢
百所感也今以觚而不
不古觚令厚本又在聖賢以先人前用此觚不觚
朱志古觚在聖令制觚也殺言在聖人無正禮不為也

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乎否乎欲極觀仁人憂米之所至也

子曰何為其然也孔子距之故云何為其然也言仁者金返救溺若審有人墮井而為

方計出也豈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逝往也陷沒也言固有仁墮井

乃可往看耳不遂投井取也○禺曰以孔子怪距之辭逝往也然如是也言何為能使仁者如是自

投井乎夫仁人君子但可使往見耳不可陷入於井言不肯自投從也苞氏曰逝

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救耳

可欺也不可罔也欺者謂遙相語也罔者謂面相誣也初彼來見告曰井中有仁人我

往視之是可欺也既至井實無人不可受通而自投入井是不可罔也○禺曰言唯可欺之使往視不可

得誣罔令自投下也

馬融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

令自投下也或問曰仁人救物一切无偏何不但

唯救仁者則非仁人墮井則仁人所不救乎答曰

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金惻隱罔物若罔惡人墮

井亦不往也又李充曰欲極言仁設云救井者仁

便尚從不解故夫子答曰何為其然也言何至如

此是君子之人若於道理恒尔身猶可亡故云可

逝之往也若理有不可不肯陷於不知故云不可

誣罔令投下也君子不逆詐故可以罔也

不可陷言仁者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弗畔矣夫博

也約束也畔違也背也言君子廣學六籍文又

用礼自約束能如此者亦可得不違背於道理也

鄭玄曰弗畔不違道也

子見南子

衛君公夫人也淫亂而孔子入衛欲與之相見也所以欲相見者君公唯婦言

是用孔子欲因南子說君公使行正道也故繆播曰應物而不擇者道也兼濟而不碎者聖也君公无道兼廢困窮鍾救於夫子物困不可不以救理鍾不可不以不應之救道必明有路之由南子故仲尼見之淫而不緇則此汚不辱无可无不可故子路不悅

子路于庶隨夫子在衛見夫子與淫亂婦人相見故不悅也繆播曰賢者守節怪之宜也或以亦發孔子答以曉眾也王弼曰案本傳孔子不得已而見南子猶文王拘羑里蓋天命窮會也子路以君子恒所患辱是以不悅也○臧曰子路性剛直直達孔子意以為君子尚義與此而孔子見淫亂婦人故不悅也
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否不也厭塞也子路既不悅而孔子與之咒誓也言我見南子若有不善之憂者則天南厭塞我道也繆播曰否不也言休聖而不為聖者憂天其厭塞此道耶王弼曰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言非人憂所免也重言者所以誓其言也蔡謨曰矢陳也尚存叙云臯陶矢厥謀也春秋經云公矢魚于棠者是也夫子為子路矢陳天命亦誓也李老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聖人明教正內外者也而乃廢常違禮見淫亂婦人者必以摧道有由而然子路不悅固其亘也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厭亦否也明聖人與天地同其否泰耳豈區區之自明於子路而已也

孔安國曰等以為南子者衛君公夫人也淫亂而

君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君公使行治道

也矢誓也子路不悅故夫子誓之

傳曰有此解

110X
73
8